

查德戰事之背景

張台麟

自去（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以來，由於查德北方的烏德依（Goukouni Oueddei）勢力和利比亞決裂，並與查德南方哈布瑞總統（Hissene Habre）政府軍聯合起來抵抗利比亞駐在查德北方境內的部隊，使得查德問題由原來的內戰轉變成抵抗外國侵略的戰爭。此次戰事昇高初期，利比亞總統格達費上校（Le Colonel Kadhafi）以優勢的軍力和武器，幾乎使烏德依部衆無招架之力。所幸由於法國和美國的軍事援助，查德聯軍反敗爲勝，不但於本（一九八七）年元月間收復了利比亞軍隊佔領已久的東北戰略重鎮法達綠洲（Fada）和西北戰略要地卓爾綠洲（Zouar），更於三月底一舉克復了利比亞的空軍基地歐迪杜姆（Ouadi-Doum）及利比亞部隊在北查德的指揮總部—法雅拉哥（Faya-Largeau），令查德軍民雀躍不已，而將查德問題引進了另一個階段。(1)目前查德政府軍與利比亞軍的戰鬥仍在進行，短期內恐尚難有決定性的發展。本文願將查德戰事的原因做一分析，俾讓讀者對此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

一、地理與人文的基本分歧

查德位於非洲中部，北有利比亞，東有蘇丹（Soudan），西鄰尼日（Niger）及奈及利亞（Nigeria），南接中非共和國（Centrafrique）及喀麥隆（Cameroun），面積爲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約爲臺灣的三十三倍大），而人口僅約四百五十萬。一九一〇年被法國軍隊征服成爲殖民地，而後於一九六〇年獲得獨立，成爲一共和國。查德的長期內亂，基本上是由於本國地理上、種族上、宗教上和語言上的隔閡所產生。在廣袤的土地上，有三分之二的區域是屬於酷熱的撒哈拉沙漠地帶（le Borkou）及通稱貝特漠區（le BET），包括了西北部的提伯斯地山脈（Les Monts Sahara），東北部的安尼地高原（le plateau de l'Ennedi）、伯庫沙丘（le Tibesti）中部的卡儂（le Kanem）、蓋拉（le Guera）、巴塔（le Batha）等若干荒原。此線

* 法國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註一 Libération, le 24 mars 1987, p.2.

以南的三分之一區域，就是由首都恩加米納（N' Djamena）開始，包括了查里盆地（le bassin du chari）及羅共盆地（le bassin du Logone），一直到鄰界蘇丹的區域。也就是這條地理分界線將查德分為兩個世界，北部屬回教民族，受著阿拉伯柏柏爾人（Arabo-berbere）文化的影響，南部則是分散的種族部落，多信奉當地傳統宗教為主。這種地理與種族文化不平衡的分佈是查德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內戰的主因之一。

長久以來，西南部就屢次遭受來自東北部的回教柏柏爾人（les berberes）的入侵和統治。同時對北非三國（摩洛哥、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的地理學者來說，查德應該算是北非的延伸，而不完全屬於非洲黑暗大陸。^②查德北部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的居民，其中就以阿拉伯柏柏爾人及尼洛特（les Nilotiques）為主，他們多過著遊牧和草原式的生活，由於宗教的共同性，因此較南部人團結。查德南部大約有二百萬的幾內亞蘇丹人（Soudano-Guineens），他們過著以農業為主的生活。由於長期以來，屢發生種族部落的紛爭，故南方人都較保守落後，文化與心態方面也較傾向於西非。更由於境內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查德人民無法團結在某些共同利益之下，而造成查德不斷的內亂。

法國曾經殖民統治查德六十餘年，在這期間，法國為查德的統一貢獻不少，同時也保護了查德不再受到阿拉伯人的侵略。法國的軍人及行政人員對提高當地的生活水準及調和社會文化衝突也有許多的建樹。^③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尤其是一九五七年法國殖民地自治法（即邁向獨立的基本法）的實施，一些曾受過法國教育的當地人開始掌權，這些人以南方黑人居多，而基本上這些人是受北方阿拉伯人的歧視。一九六〇年八月，查德宣佈獨立，在法國人的支持下，由信奉基督教的南方黑人，同時也是查德進步黨（le Parti Progressist Tchadien- P.P.T.）黨魁佟巴貝（Francois Tombalbaye）出任總統。由於佟巴貝曾經和居住在中、北部的回教阿拉伯人有過衝突，上臺後，力除異己，實施一黨獨裁政治，大量起用南方黑人，完全控制整個查德的行政部門與政策。一九六五年，法國殖民影響力漸弱，終於在十月二十七日，查德中部的居民憤而起義反抗，造成數百人的死亡，從此查德陷入長期的內亂與外患之中。

註二 Elce et Hesse, "La France et la crise du Tchad d'août 1983: un rendez-vous manqué", *Politique Erangère*, 2/85, 1985, pp. 411-418, at p.412.

註三 *Ibid.*, p.413.

二、長達二十年的內戰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蘇丹、阿爾及利亞及利比亞鄰國的支持下，北方的一些回教居民成立了查德民族解放陣線（le 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 du Tchad-Fronlinat）反對組織。一九六八年，該組織由曾任查德司法部長的斯狄克（Abba Siddick）領導，開始擴大叛亂。在此情況下，修巴貝向法國請求援助，法國也因此根據一九六〇年兩國所簽訂的共同防禦協定，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二年之間總共派遣了三千多人援助查德政府抵抗叛軍。此舉乃是法國首次派兵直接干涉查德內亂，不但有效地壓制了叛亂的部隊，同時也加強了查德軍隊的戰鬥力。此項行動於一九七二年才完全告一段落。法國在軍事援助之餘也提議修巴貝總統實施若干行政改革，並盡力和查德境內各種族宗教團體合作妥協，釋放被監禁的回教領袖。如此一來，查德稍獲短暫的平靜。一九七三年，修巴貝總統又提出所謂的「文化認同」運動，將查德首都及南部以法文命名的大城 Fort - Lamy 及 Fort - Archambault 改為今日通稱的恩加米納及薩爾（Sahr）。修巴貝也將其原基督教教名 Francois 改為 Ngarta ——偉大領袖之意。另外查德進步黨也改稱為全國社會文化革命運動（Mouvement national de la Revolution culturelle et sociale）。南方人還必須遵行祖先所遺留下來的祈禱儀式—Yonda。這些措施引起了一般人民普遍的反感。^④不久，修巴貝變本加厲，率先開始迫害基督徒，同時也對法國採取敵對的態度，利用新聞媒體攻擊龐畢度總統（Georges Pompidou）。修氏不顧反對的聲浪，大肆鎮壓學生運動，並逮捕若干軍事首長，如吉哥將軍（General Djigo）和瑪隆將軍（General Malloum），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一次軍事政變中被殺，結束了修氏十五年的執政。瑪隆將軍被推選為總統。

自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二年之間，法國的軍事干預並沒有將查德北方的反對勢力完全瓦解。一九七二年，北方圖布族人（Les Toubous）烏德依—提伯斯地區宗教領袖之子，與哈布瑞—曾擔任過修巴貝政府中高級公務員，兩人脫離「查德民族解放陣線」，共同成立了一個「北方軍事委員會」（le Conseil de commandement des forces armees du Nord），這個叛亂組織曾經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七年之間，綁架了一位法國人類學家克勞斯特（Francoise Claustre），並殺害了法國談判特使，而令法國當局震憤不已。未久，烏德依和哈布瑞兩人對於利比亞總統格達費上校要求查德烏蘇走廊

^④Jean Mathieux et Gérard Vincent, Aujourd'hui (depuis 1945), Masson, Paris, 1980, p.380.

(Bande d' Aouzou) 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歸屬於利比亞的問題上意見不合而告分裂。哈布瑞失敗逃向南方，烏德依也因此得到利比亞的大力援助，整編部眾，加強軍力，於一九七八年二月控制了查德北部。為對付日益猖獗的北方叛軍勢力，查德總統瑪隆於一九七七年同樣地要求法國總統季斯卡 (Valéry Giscard d' Estaing) 予以軍事援助。一九七八年八月，瑪隆總統和哈布瑞達成協議，聯合執政，哈布瑞被任命為總理。一九七九年二月兩人亦告決裂，互動干戈，由於此次戰亂擴及南方首府恩加米納，造成黑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和基督教徒與回教徒之間的互相殘殺，情況嚴重。瑪隆總統也於該年三月辭職，查德幾乎成為無政府狀態。在此情況下，法國似乎也不願再介入，而沒有採取任何行動。^⑤最後在奈及利亞的調停之下，召集了查德境內十一個獨立組織共同研商解決之道。經過三次會議，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簽署了一項拉哥斯 (Lagos) 協定，成立「全國臨時聯合政府」(Gouvernement d' Union Nationale de Transition — GUNT)，共同推舉烏德依及卡木蓋 (Colonel Kamougue) 二人執政。一九八〇年五月，烏德依當選為查德總統，任命哈布瑞為總理。至此以後，查德內戰似乎就是成為這兩人互爭長短，浮沉替換的寫照。^⑥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哈布瑞與烏德依再度分裂，由於該年六月烏德依曾與利比亞簽署了一項友好合作協定而得到利比亞的軍事援助，哈布瑞不敵而逃往蘇丹。一九八二年六月，在埃及和美國的支援下，^⑦哈布瑞率其部眾，大舉反攻，擊敗烏德依，當選查德總統。一九八三年五、六月間，烏德依率領其三千部隊，在利比亞全力支持下輕而易舉地佔據了查德三分之一的領土，包括阿貝榭 (Abeche) 及法雅拉哥等大城。面對利比亞格達費總統全力支援烏德依南進的形勢下，法國於該年八月實施了一項名為「蒙大」(Manta) 的軍事行動，派遣三千名部隊援助哈布瑞政府軍。一九八四年一、二月間，法國又提出了一項軍事部署計劃，就是以查德南北十六度線為界，互不侵犯，任何欲越過此線所採行的軍事行動都會受到法國毫不保留的攻擊。一九八六年二月烏德依部眾仍不時對南部哈布瑞政府軍的據點加以攻擊，法國再度實施一項名為「老鷹」(Epervier) 的軍事行動，同時也強調十六度線的重要性。^⑧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烏德依洞悉格達費欲併吞查德北部的野心，乃與其交惡，^⑨烏德依被留置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 (Tripoli)

註五 Ibid.

註六 Le Figaro, le 18 déc. 1986, p.2.

註七 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87, p.13.

註八 Le Monde, le 13 fév. 1986, p. 28.

註九 Le Figaro, le 18 déc. 1986, p.2.

），其部衆一以圖布人爲主，宣佈與哈布瑞政府聯合，要求哈布瑞政府提供軍事援助以擊退利比亞駐在查德北部的軍隊。因此哈布瑞總統於十一月十四日第十三屆法非高峯會議之中，便正式向密特朗總統（Francois Mitterrand）和席哈克總理（Jacques Chirac）提出支援查德收復北方領土的計劃，當時法國的反應並不十分積極。^⑩十二月十三日，利比亞對查德北部三大重鎮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所幸美國提供一千五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和法國的軍事援助才使哈布瑞政府軍及烏德依部衆得以轉守爲攻，反敗爲勝。

經濟上來說，查德是非常的貧窮落後，該國年平均國民所得每人僅爲七十八美元。

^⑪目前查德政府幾乎無力支付公務人員的薪水，百分之六十的國庫薪資須付給軍人。國防預算佔全國總預算金額的三分之二。一九八五年全國總支出約爲五億法郎，而國家總收入僅爲二億法郎不到，不足金額多由法國資助。^⑫也因此哈布瑞總統曾召開記者會呼籲西方強國能了解利比亞的野心，支援查德收復北方領土，達成查德統一。^⑬

三、利比亞與查德的關係

自從一九六九年格達費取得政權以來，利比亞在查德戰事中就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哈布瑞總統在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訪問時指出，自從一九七一年以來，格達費就開始對查德北部的居民進行有計劃的安撫與籠絡，核發利比亞的國民身份證予烏蘇走廊及提伯斯地區的居民，邀請各部落的領袖去利比亞訪問並優予禮遇，充份供應衣物及生活必需品予當地居民，同時也大力宣傳所謂利比亞與查德共爲一體的論調。當利比亞掌握了一些居民後便開始在烏蘇走廊附近定居生活。^⑭也又說，雖然當時北方的團體經常共同研商關於利比亞人撤出烏蘇走廊之問題，但是因爲查德內部本身意見分歧，無法達成有效的協議，而造成目前混亂的情況。^⑮

對利比亞總統格達費而言，查德問題是非洲問題，應該由非洲當地人民來解決。事實上，利比亞與查德—尤其是北部，兩國有著長遠的歷史淵源。十七、八世紀時，兩國的商業關係非常密切。十九、二十世紀，在利比亞的沙努西亞王朝（la Sanousiya）

註六 Le Monde, le 14 nov. 1986, p.6.

註七 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87, p.13.

註八 Le Monde, Selection hebdomadaire, du 11 déc. au 17 déc. 1986, p.5.

註九 Ibid.

註十 Ibid.

註十一 Ibid.

統治期間，利比亞人也曾大量移居到查德中、北部地區。基本上，查德北部和利比亞南部的居民有著共同的歷史與文化，惟後來由於殖民帝國任意劃分疆界的結果，而使得若干種族、部落造成分裂。^{①⑥}一般分析，格達費欲控制查德有以下若干原因。第一，格達費由其「第三宇宙論」為出發點，認為北非撒哈拉區具有共同的文化和種族背景，因此應該予以統一，成立一個撒哈拉聯合國。^{①⑦}關於查德問題，他表示：「查德的安全與利比亞的安全是息息相關的，利比亞的土地和查德的土地是同一塊土地，因為查德人民和利比亞人民事實上是同一民族。」^{①⑧}第二，自一九七〇年以來，由於利比亞鄰國埃及和蘇丹都成為較西方的國家，因此不希望查德也成為親西方的統一國家，造成利比亞在北非孤立的局面。^{①⑨}第三，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查德總統修巴貝曾與利比亞簽訂了一項條約，同意利比亞人民可在烏蘇走廊區域自由居住遷徙。格達費希望根據此一條約，早日併吞烏蘇走廊及提伯斯地區，同時也可開採該區的礦產。^{②⑦}第四，一九七九年以來，格達費就支持拉哥斯協定下所產生的合法政府—全國臨時聯合政府（GUNT）。一九八三年烏德依總統被哈布瑞推翻後，逃往北部，仍保留原政府名稱。格達費大力援助烏德依，圖伺機南下奪取查德政權，而反對由美法支持的哈布瑞政府。由於以上的背景，因此格達費在元月初接受法國解放日報（*Liberation*）訪問時對查德戰事持以下完全不同的看法。第一，關於烏德依部眾與利比亞軍隊衝突一事，格達費強調利比亞與查德根本沒有發生過戰鬥，而是由於烏德依政府內部領導階層的轉換所產生的衝突。所謂烏德依被格達費拘禁在的黎波里一事全屬謊言。^{②①}第二，關於利比亞軍隊在查德一事，乃是因為烏德依的手下綁架了二十幾位利比亞派駐全國臨時聯合政府（GUNT）中的技術合作人員，因此利比亞派遣了約一百名軍人到查德若干重要據點去尋找那些技術人員，這也是利比亞政府的職責與權利。而這一百名軍人被哈布瑞用作藉口而獲得美國與法國的支援。^{②②}第三，關於謠傳烏德依被拘禁一事，格達費說：「自從全國臨時聯合政府領導

註六 Alain Gresh, "Les visées et les craintes du régime libyen", 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87, p.12.

註七 Oye Ogunbadejo, "Qaddafi and Afric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 Studies, 24, 1(1986), pp.32-68, at p.35.

註八 Etce et Hesse, "La France et la crise du Tchad d'août 1983; un rendez-vous manqué", Politique Etrangère, 2/85, 1985, pp.411-418, at p. 414.

註九 Alain Gresh, "Les visées et les craintes du régime libyen", 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87, p.12.

註十 Ibid.

註十一 Libération, le 5 jan, 1987, p.12.

註十二 Ibid.

階層改變之後，我們就很為烏德依的安全而擔心，因此我們將他移送到一處較安全的地方，所以他會以為是被拘禁了。烏德依一直在我們的保護之下，但是他可接見任何人。烏德依是我的朋友，他也自認為是利比亞人。圖布人和利比亞人是同一民族，我最近看過烏德依，不久還會去看他。即使他不再是聯合政府的主席，我們仍會承認他是提伯斯地區的最高領袖。」^{②③}最後格達費也提出建議希望法國不要介入查德的問題，因為查德衝突不是一朝一日就可解決，甚至拖上百年都有可能，因此法國實不必與利比亞交惡一百年。再者即使哈布瑞及烏德依兩人都消失了，而未來仍會有另一個哈布瑞及另一個烏德依。^{②④}格達費的解釋似乎顯得較為牽強，但由此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查德問題的複雜性。

四、難望長期和平

近日來，查德戰局呈現新的轉機。哈布瑞政府軍於上（三）月下旬一週內，一舉克復了利比亞在北查德境內的第三大航空與地面基地——歐迪杜姆及利比亞在查德北方的軍事指揮總部——法雅拉哥（此城為哈布瑞總統的出生地），並擊斃利軍千餘人，俘虜四百多人，^{②⑤}不但令查德軍民大為振奮，更使法國軍事觀察家為之驚訝。此次戰役，查德軍隊獲勝的原因有三。一是由於與烏德依分裂另由奧瑪（Acheikh Ibn Omar）所率領的北方叛軍僅存不到一千人的勢力，使得哈布瑞政府軍的信心與正統性大為加強。^{②⑥}二是戰術運用的成功。哈布瑞政府軍利用輕型的運輸與武器，靈活運動，使利比亞軍隊措手不及。^{②⑦}三是法國所提供的武器之一——米蘭（Milan）反坦克火箭發揮威力，克服了利比亞軍隊中頗為優良的俄製T55坦克車。米蘭火箭之威力也已在英國與阿根廷的福克蘭衝突中顯示過。^{②⑧}也因此哈布瑞正準備利用此一良機，趁乘追擊，希望能將利比亞完全趕出查德北部，也就是說包括烏蘇走廊的地區。

對利比亞來說，從一月的法達戰役到此次的歐迪杜姆戰役，這兩次的戰敗可以說讓格達費遭到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折。此次利比亞軍隊戰敗的原因有如下三點。第一，派駐在查德的利比亞軍隊是一支所謂的「伊斯蘭外籍兵團」，多為來自尼日、馬利、茅利塔

註② Ibid.

註③ Ibid.

註④ Libération, le 25 mars, 1987, p.19.

註⑤ Libération, le 24 mars, 1987, p.3.

註⑥ Libération, le 28/29 mars, 1987, p.3.

註⑦ Libération, le 24 mars, 1987, p.4.

尼亞、塞內加爾、突尼斯及蘇丹等國的僱傭軍，因此，基本上並無強烈的戰鬥意志。^{②9}第二，利比亞軍隊對當地沙漠地理環境較不熟悉，無法有效地打擊查德部隊。第三，利比亞戰術運用的缺失，利比亞軍隊雖然具有優勢的裝備與武器，却將大軍集中於兩、三個重點基地，造成難以動彈的困境。^{③0}另外西方觀察家早已指出，格達費本身正遭遇到若干的困難。一方面，利比亞軍隊的內部存在著反格達費的勢力，隨時有發動政變的危險；另一方面，利比亞的一些軍官反對佔據查德的侵略行為，一些人民也開始對利比亞政府有所怨言。^{③1}然而格達費可能不會就此甘休，一方面自二月以來，一支大約七百到一千人的利比亞軍隊，未經蘇丹政府同意，強行駐紮在與查德為鄰的蘇丹西部，而對查德東南方構成威脅；另一方面，格達費也一再強調不但繼續支持查德叛軍奮戰到底，同時也要對法國採取恐怖報復行動。^{③2}

以法國的立場而言，基本上，法國並不願意擴大衝突，而導致法國與利比亞兩軍的直接對壘。然而，以目前查德部隊戰勝的情況來看，法國若袖手旁觀不予援助，則勢必嚴重影響到法國在法語非洲國家長久以來所扮演的保護者的角色，同時查德也必會立刻轉向美國求援，這是法國所不願見到的。也因此三月十四日，法國總理席哈克在訪問非洲喀麥隆及塞內加爾兩國之時，就強調繼續援助查德政府並支持哈布瑞收復失土的立場。^{③3}

雖然，目前利比亞軍隊已撤回至查德北部的烏蘇走廊區域，但是由於利比亞南部與查德北部的歷史文化背景及格達費長久以來的野心，查德是否就此能獲得長期的和平則尚難逆料。

註²⁹ Libération, le 28/29 mars, 1987, p.3.

註³⁰ Libération, le 28/19 mars, 1987, p.2.

註³¹ Le Monde, Selection hebdomadaire, du 15 jan. au 21 jan. 1987, p.5.

註³² Libération, le 23 mars, 1987, p.19.

註³³ Le Figaro, le 16 mars, 1987, p.3.